

# Jesper Kallestrup 《从语言到思想》的反思性读书报告

## ——对于普特南语义外在论的反思

由于 Kallestrup 的这一章节内容是对于语义外在论的一种综合性的梳理，列举了各个层次的语义外在论，并梳理了相应的反驳和对于反驳的回应。因此这里反思性读书报告并不针对 Kallestrup 本身，而是跟随 Kallestrup 的脚步针对语义外进行梳理与反思，且由于篇幅和集中度需要我将梳理反思集中在普特南的语义外在论上。

### 普特南孪生地球实验所主张的语义外在论

Kallestrup 在书中梳理和介绍了普特南对于语义外在论的论证，并且用随附性的概念很简洁清晰的表明这一论证，即假设语义内在论是正确的：

1. 所有词语的意义都随附于语言使用者的内在特征。

2. 所有词语的指称都随附于词语的意义。

因此，

3. 所有词语的指称都随附于语言使用者的内在特征。

而普特南通过孪生地球的思想实验，构造了 3 的反例。即设想一个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孪生地球，差异仅仅在于孪生地球上“水”所指称的是化学式为 XYZ 的物质而非  $H_2O$ 。在两个地球上的孪生说话者因此在使用“水”这个词语时处于完全相同的包括心理状态的内在特征当中，但是这一相同的心理状态却实际上对应着不同的指称， $H_2O$  与 XYZ。那么就得到了一个反例：存在某些词语的指称并不随附于使用者的内在特征。进而 3 不成立，由此反推要么 1 错误要么 2 错误，而 2 被普遍公认为正确的，因此结论就是 1 是错误的，即并非所有词语的意义都随附于语言使用者的内在特征。

通过孪生地球实验，普特南实际上指出了一类意义并不随赋于使用者内在特征的词语，而这一类词语被称为自然类词，例如水、榆树、黄金等等。除了自然类词以外，专名也是这样一类不随附于使用者内在特征的词语，我们完全可以对任意专名进行同样的孪生地球的思想实验，例如当现实地球与孪生地球上的人都使用“尼克松”这一词语时指的并不是同一个人，前者指的是我们世界的尼克松而后者指的是孪生-尼克松。

### 反思普特南的论证——自然类词的“描述性”？

Kallestrup 列举了内在论者对于普特南孪生地球论证的反驳，并且对于这些反驳一一进行了回应。其中一些反驳采取的方向即是“水”这类词语阐释为描述性词或者某种前科学的观念，即否认在孪生地球的场景中说话者是在“自然类”词的意义上使用“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普特南的孪生地球论证不仅仅驳斥了语义内在论（因为专名这一类词语已经可以驳斥语义内在论），它同时主张的是“自然类”词的特殊性，即“自然类”词的意义类似于专名，必须由外在因素介入而不仅仅随附于内在特征。因此我们在处理每一个反驳时需要考察它究竟对于什么构成了反驳，即考察它是否成功维护了语义内在论，同时考察它是否成功反驳了对于“自然类”特殊性的建构。

首先最为普遍的反驳是把“水”阐释为“具有水性的东西（watery stuff）”也即将“水”解释为任何可流动、无色无味、可以饮用等等一系列可被说话者感知性质的东西，这种阐释实际上是把“水”阐释为了一种描述性词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水”与“维生素”一样，

是对于一类物质的统称，即“水”既可以指称“ $H_2O$ ”，也可以指称“XYZ”，因此不同地球上的说话者在使用“水”时共同泛指“watery stuff”，由此普特南的反例不再成立。这一反驳同样可以进一步延伸为，对于不知道水的微观结构的说话者而言，“水”纯粹是一个前科学的概念，因此对于这些说话者而言“水”就是在“watery stuff”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我将借用 Kallestrup 的内容同时根据自己的逻辑重新给出对于以上反驳的回应。首先这两个论证都不能有效地维护语义内在论，因为即使我们可以把“水”阐释为“watery stuff”，我们也不能把“亚里士多德”阐释为“亚里士多德性的东西”，因此“专名”依然能够通过孪生地球论证构成语义内在论的反例，毕竟语义内在论是在全称意义上要求所有词语和语句的意义都随附于说话者的内在特征。进一步我们考察这两个论证是否能反驳对“自然类”词特殊性的建构。首先我们即使可以承认“水”与“水性的东西”是不同的，但是某个说话者在“水性的东西”的意义上使用“水”并不意味着其他说话者不能在“ $H_2O$ ”的意义上使用“水”，而在后者的意义上“水”仅仅指称  $H_2O$  这一种物质，因此在后一种情况里“水”就是自然类词。

然而显然所有科学家及其副本都可以在后一种意义上得当地使用自然类词的“水”，但是这里的威胁在于，反驳者可以质疑，即对于科学家及其孪生副本而言，使用“水”时已经涉及了对于水的微观结构的知识和领悟，因此不同地球上的他们在自然类词的意义上使用“水”指称不同种物质时，不可能具有相同的内在特征，因为内在特征已经包含了水的分子式的信息或内容，而这部分内容对于科学家及其孪生副本是不同的。这样孪生地球实验的基础就不再成立了。因此反驳者可以清晰地重构如下论证：

1. 对于那些在自然类词的意义上使用“水”的具有科学知识的说话者而言，当他们及其孪生副本在使用“水”这一词语时相对应的内在特征不可能相同，因为他们的内在特征中包含了水的分子式这一内容；

2. 对于那些不清楚水的科学本质的大众使用者而言，当他们及其孪生副本使用“水”时对应的内在特征可能完全相同，但是他们不是在自然类词的意义上使用“水”，而是在“watery stuff”的意义上使用，因此“水”与“孪生-水”并没有指称不同的对象。

综上，在 1, 2 两种情况下，孪生地球论证都不再能成立。

而普特南若要回应并维护自己的论证，就必须要么反驳 1 要么反驳 2，而 1 似乎是难以反驳的（且对于 1 的反驳可能不是语言哲学要讨论的话题），因此矛头应该指向 2：我们必须肯定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不同说话者即使对于“水”的分子式一无所知（这样保证了说话者及其副本内在特征的完全一致），也可以成功地在自然类词的意义上使用它并且指称分子式不同的不同物质。

1750 年说话者的例子可以对此构成例证，即使说话者并不具体知道水的分子式，但是只要他觉得水是具有某种固有物质性本质的东西，他就是在自然类的意义上使用水。那么难道这样一种意义上的自然类依旧分别指称  $H_2O$  和 XYZ 吗？Kallestrup 肯定了这一点，即自然科学的发现只是对于水的具体分子式的一种揭示，这种“发现”并不“决定”“水”指称的对象，即人们不会认为“发现”水的分子式前和发现后自己指称了不同的东西，也即说话者一直以来指称的就是  $H_2O$  这种化学上唯一确定的物质，并且恰如其分地意向着这种具有化学本质的物质，只不过可能在使用很久后才在实验室或者高中化学课上具体知道  $H_2O$  是其化学式。

然而上述现象表明，语言使用者可以在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情况下正确地使用由科学性定义的自然类词，并且成功地指向自然类词所指称的科学事物，然而这究竟是何以可能的？同时可以想象的是，一个从未见过和接触过某种物质本身的人可以凭借化学知识指称某种物质，例如现实地球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指称 XYZ 这种物质，孪生地球的人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指称  $H_2O$  这种物质。然而接触过但没有化学知识的人和没接触过但是有化学知识的人，

这两种人在指称  $H_2O$  时的情况是一样的吗？如果不是凭借化学式直截了当地切中  $H_2O$ ，没有化学知识的普通人又是如何能够不偏不倚地切中  $H_2O$ ，并且使得自己说出的关于“水”的陈述的意义都依赖于  $H_2O$  呢？

## 反思普特南的论证——“自然类”词的索引性和严格指称性？

Gary Kemp 在他关于普特南自然类词的介绍中提出了如下观点：“*Idealising somewhat, we define it – fix its reference – by pointing to some water and declaring: by ‘water’ I mean that stuff (just as the parents might fix the reference of ‘Josef Haydn’ by declaring ‘By this name we mean this child’).*”<sup>1</sup>也即“水”这种自然类词之所以在孪生地球中显示出如此特殊的性质（说话者即使没有化学知识也可以恰如其分地切中  $H_2O$  这类物质），乃是因为自然类词在某种程度上是索引性的，也即通过类似于专名最初得以命名的实指性的方式，说话者用“水”来指向“**这种我所常常接触的具有如此性质的唯一的化学物质**”。也即我们现在有两种方式使用“水”这一自然类词，一是直接用“ $H_2O$ ”与“水”等价，二是将“水”解释为上述的具有索引性的词语，而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的“水”构成了语义内在论的反例（因为明确知道  $H_2O$  和 XYZ 的差异显然对应了不同的内在状态）。

然而 Kallestrup 在文中通过“完美地球”论证否认了某种相似的观点，即把“水”解释为“我们所认识的水样的东西”。设想孪生地球是一个完美的地球副本（此时完美地球上的水就是  $H_2O$  而不再是 XYZ），而某个完美地球上的说话者（例如“perfect-Mary”）说出“水是湿的”时，我们理应当将其阐释为“ $H_2O$  是湿的”，但是如果“水”指的是“我们所认识的水样的东西”，这句话的真值就依赖于我们地球上水的性质，而这意味着 perfect-Mary 说出的话的真值却依赖于遥远的星球上与她不相干的事物的性质，而这是荒谬的。然而我认为 Kallestrup 这里的问题是把“水”解释为了限定性摹状词，而并没有把“水”解释为一种索引性的词语，或者说他的解释忽视了这里的“水”的语境敏感性。如果“水”可以意味着“**这种我所常常接触的具有如此性质的唯一的化学物质**”，那么在完美地球论证中，perfect-Mary 所说的话的真值就必须回溯到其说话的语境中去，从而地球人在解释她的话时不可以无视语境进行扁平化地解释，而必须考虑其说话的语境。而我们接下来进一步分析展示“水”是如何部分地带有索引性而由索引性出发得到其定义的，也即我们可以更严格地澄清“**这种我所常常接触的具有如此性质的唯一的化学物质**”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回到普特南《The Meaning of ‘Meaning’》中给出的洞见去，即在普特南看来，自然类词的特殊性确实是部分来自于索引性和严格性的。“水”这一自然类词可以由一种跨世界的关系而得到定义：我们可以首先定义“相同液体关系”——如果 a,b 两种液体具有**相同的重要物化性质**，那么 a,b 具有相同液体关系；进而，任何与**在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里所指的这种液体（或者说我们所常常接触的这种液体）**具有相同液体关系的液体都是“水”。可见在自然类词的意义上使用“水”的严格性经由两步而得到，首先是“水”这一词语必须索引到我们**所确切指称**的这种东西；其次我们指明这一词语的本质，即与我们所指的这种物质相同的重要物理化学性质（也即化学原子构成）。在这一“定义”自然类词的过程中说话者并不需要真正确切知道水的分子式，而只需要知道它有某种物理本质，而这正是孪生地球论证所要求的。而“**我们所指的这种液体**”或者“**我们所常常接触的这种液体**”明显是索引性的进而是语境敏感的，说话者的语境必须介入到意义的构成中。

在上面论述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将以下三个词语（假设为：水 1，水 2，水 3）放在一起分析，水 1：“与**在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里所常常接触的这种液体具有相同日常使用功能的液体**”；水 2：“与**在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里所常常接触的这种液体具有相同物化性质**”

<sup>1</sup> Gary Kemp,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Routledge, 2024, 141<sup>st</sup> page.

的液体”；水 3：“与在**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里所常常接触的**这种液体具有完全同一性的液体”。明显，从 1-3 的严格性是逐步递进的，可以看出，孪生地球上的水和 1750 年地球上的水都满足水 1 的定义，而两者中只有 1750 年地球上的水满足水 2 的定义，同时两种水都不满足水 3 的定义。而水 1-3 的定义中第一步都是相同的，我们都是索引到了唯一的这一种与我们关联的东西，而又在不同严格的意义上去拣选了这一对象的某些性质而构造了不同的定义。

因此除了索引性成分以外，构成上述对水的定义的一个关键即为“相同液体关系”这种居中层级的拣选（既不是相同功能关系，也不是完全同一关系），也即我们必须能够说出和理解“相同液体关系”这种关系，而对于这种关系的理解根植于我们说话者对于“物化性质/固有的物质性本质”的理解，而这一理解恰恰是由社会共同体“生产”出来的，也即科学家/哲学家“生产”出了“物化性质”这一概念，并且使得共同体**普遍地理解和接受了**这种概念，使之进入了共同体普遍的语言实践活动中，因此我们得以恰如其分地使用这一概念。而可以想象的是，在形成这种概念之前，自然类词在语言中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论证 1750 年的人和我们一样已经形成了“物理化学性质/物质本性”的概念，因此他们与我们可以**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水”**；然而我们不能认为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在使用原始语言中的“水”时是在与我们相同意义上使用的，也即他们的“水”的定义与我们的“水”的定义并不相同，在“物化性质”这一概念**不存在**的前提下，他们无疑会将 XYZ 和 H<sub>2</sub>O 认定为同一种物质（他们恰恰可能是在水 1 的层面上使用“水”的）——他们的社会尚未生产出自然类词这一整个词类。

从以上的整个分析可以看到，大众（而非科学家的）对于自然类词的使用依赖于“物化性质”这一概念，而由于他们不能够以纯粹清楚科学的方式说明某一自然类词的物化性质的具体内容，因此必须借助于索引性——即实指着“**这种**”物化性质，而恰恰在于他们对于物化性质具体内容的不知晓性，才保证了这一具体内容**不进入**其内在特征。这表明了普特南所揭示的语义外在性的实质——意义之所以不随附于内在特征，乃是因为语言使用者可以使用索引/指示的方式使得实质上的差异性在不使得差异进入内在特征（差异不被感知）的前提下被赋予给所使用的语言，而这一**赋予**是由语境的介入帮助实现的——外在语境的差异（这恰恰是差异的来源）通过“索引”或者“实指”被注入到被使用的语言中，使得对应着同样内在特征的语言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 重新构建对语义内在论的反驳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只要由语境带来的某种被公认了的实质差异不进入内在特征，我们就可以通过索引性构造意义不随附于内在特征的词语。因此并不是只有水 2 层次上的（也即自然类层次上的）定义可以构成语义内在论的反例，下面我们可以给出孪生地球论证的一般形式，从而把普特南的孪生地球论证包含在内。

我们设想某一个世界 W 中的一群语言使用者 S，他们的社会生产出了某一概念 C 来指称对象的某种性质，而 C 的特点是 C 上的差异对于使用者 S 而言是不可感知的，也即 C 上的差异并不进入 S 中任何个体的内在特征。进而，语言使用者定义某词语 T 为“与我所指的**这种东西**具有同样 C 性质的东西”，则遍历“这种东西”的不同语境可以产生出诸多不同的 T，而 T 的集合可以被称为“C 类词”。只要满足上述构建过程的“C 类词”都可以构成对语义内在论的反驳。因为 C 上的实质差异经有索引被语言所包含了，但是这一差异却不能够被使用者所感知，使用者通过如上的定义使得 C 上的规定性被赋予给了词语。由此不仅仅是“物质本质 / 物化性质”可以作为 C，C 可以是一个丰富的集合{C：C 是关于对象性质的概念且其上的差异不能被 S 中的个体所感知但是被 S 共同体所公认。}，由此我们就

取消了自然类词在外在论构建上的特殊地位。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除了自然类词以外的其他“C类词”同样可以有效构成语义内在论的反例。假设某一个世界W上的语言使用者S全部是完全的色盲，他们只能感知黑白而没有彩色感知力，但是他们知道某些动物可以感知物体的一种叫做“颜色”的性质，因此他们的科学家在研究其他动物的过程中“生产”了“颜色”这一概念。我们假设这个世界W上的天空就是蓝色的。对于这些使用者S，他们将“蓝色的物体”定义为“与**我们现实**所看到的天空具有同样**颜色**的东西”；而很容易就可以构造一个孪生世界W\*，除了它之中天空实际是白色的，其他与W都一样。进而，“蓝色的物体”在W和W\*中一个指称实际上蓝色的物体，一个指称实际上白色的物体，但是它们对应了色盲说话者完全一致的内在特征，因此“蓝色的物体”的意义实际上还取决于不同世界语境下“我们现实”所索引到的对象，并且有赖于“颜色”这一概念。

由此我们最后来考察一下“社会外在论”中的“关节炎论证”是否可以在上述“C类词”的意义上被构造的。“关节炎论证”意在论证“关节炎”类似的由社会规范所定义的词语的语义也并完全随附于说话者的内在特征，即在我们现实社会中Alf说“我的大腿得了关节炎”是错误的，而某一关节炎泛指肢体疼痛的世界里孪生Alf说同样的“我的大腿得了关节炎”则是正确的，也即“关节炎”的意义在两个世界中不同。我认为我们的确可以将这一论证包含在上面的“C类词”论证中：即我们可以构造一类“**医学术语类**”词，C指代某一疾病的由**医学共同体所规定的病理特征**，因此在“关节炎论证”中说话者实际上将“关节炎”定义为了“与**我所在的社会中被医生们称为‘关节炎’的这种疾病具有同样病理学特征的疾病**”，而恰恰这里的病理学特征的具体内容是不被Alf所知晓的，但是他通过“我所在的社会中被医生们称为‘关节炎’的这种疾病”给它使用的“关节炎”词语赋予了关节炎所真实具有的病理学特征。

## 结语

综合上面的论述，我认为语义外在论实际上揭示的结论是——语言可以通过索引性的方式超出使用者的内在特征而指向或者把意义锚定到某一公认概念的具体内容，即使这种内容本身未曾被说话者所感知和知晓。而我认为这或许不仅揭示了语言的某种本质特征，而且揭示了心灵、语言、和实在的某种结构性关系，进而或许其理论意义可以从语言哲学延伸到更广泛的哲学领域。即如果我们承认超越于心灵的实在的本体论地位，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心灵无法完全把握和感知整个的实在——而语言却能够在心灵有限的把握和感知以外沟通心灵和实在，即有限的说话者通过语言能够指向他尚未或者不可感知的实在。而正如语义外在论所揭示的，这种超出自身性不仅在宗教和哲学当中，而是在几乎每一次的语言使用当中。

## 参考文献

Jesper Kallestrup, “Chapter 3. From Language to Thought”, *Semantic Externalism*, Routledge, 2012.

Hilary Putnam, “The Meaning of ‘Meaning’”,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Gary Kemp,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Routledge, 2024.